

重逢

顧工 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在康藏高原上築路的英雄部隊，怎樣緊密地團結藏族人民，共同建設着新的康藏。故事通過一位築路的指揮長——秦師長，和二十多年前共同渡過苦難生活的一位紅軍女戰友重逢的情節，生動地反映了參加祖國建設的各兄弟民族，彼此團結友愛，為共同的幸福生活而奮鬥。

重 逢
顧 工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大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

*

書號：0316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：13/18 字數：12,000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25,000

定價：0.09元

12471
108
10514
1
重 逢

一輛小吉普車，在新修築起來的一段公路上冒着細雨飛跑着。它一会儿兒淹沒[●]在綠海似的森林里；一会儿兒又鑽進潔白的云絮[●]中；一会儿兒好象跌進了一口深井，四面黑压压的高山都包圍過來，藍色的天空被擠得几乎沒有了，只象是在頭頂上開了一扇小小的天窗；一会儿兒又有几塊怪石橫蠻地豎立在路的中央，好象在喊：“禁止通行！”但小吉普車又快速地从它旁边穿过去了……。

司机的旁边坐着一位較為年輕的師長。也許由于他的身材过于高大，時時怕碰到車的篷頂，所以坐的姿勢，始終是微斜地靠着椅背。他的警衛員，半

●“淹沒” 浸在水里面。 ●“絮(丁口序)” 是彈过的棉花。“云絮”

蹣①半坐地在車廂里面睡着了。大聲地打着呼嚕②，有時嘴里还好象在嚼③着什麼有味的東西，發出“嘖嘖巴巴”的声响。車已經走了一天兩夜，但師長仍然毫無倦容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車門外邊，在他那久經風霜④的臉上，浮現着笑意，總象在滿意地听取着什麼，或是認真地思索着什麼。

師長是回到重慶來開會的。會剛一開完，他就收到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發來的一份加急電報：“任命你為第三段築路指揮部的指揮長，領導藏族民工。請速趕回。”看完了這份電報，師長對這個大都市里的一切，立時就消失了興趣。他恨不能馬上跨出現在居住的那幢大樓，鑽進高原上自己那頂難以直腰的帳篷里去。

現在，只過了五天的時間，他又來到康藏高原了，他又看見了高原的壯麗景色。他對高原上的一草一木都是那麼有興趣地注視着。即便是一株挂着水珠的小松樹，或是一塊被雨澆洗得異常光潔的石子。

①“蹣(く口マ拳)” 身體彎着。 ②“呼嚕(力×路)” 睡着時候的呼吸聲。 ③“嚼(口丨么交)” 用牙齒咬碎食物。 ④“久經風霜” 長久冒着風霜走路有辛勞的意思。

秦師長为什么对康藏高原会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呢？是因为这里有一瞬千变①的景物嗎？是因为这里有忠誠豪爽的藏胞嗎？是因为这里有他親自参加勘测②和鋪砌③的公路嗎？是的，是这些。但在他說來还有很重要的一點。就是他在紅軍的時候，曾經走过这里，这里時常引起他很多难忘的回憶：二十年前，他在这条小河里曾經洗过脚；在那个山边煮过野韭菜和山兔；而那片現在跑着羊羣的地方，他們在过去是和白匪打过仗的……。

那時候，秦師長还是个小鬼，他在宣傳隊工作。要是背起一个土造的胡琴行軍，胡琴都要拖到地下。有一次，他們这个軍和另外一个軍会合了，他在一塊隆④起的光石上面跳舞。突然扑过來一陣暴風，風里挾帶着針尖似的雪粒、折断的樹枝、草地上的羊糞球……。風把压緊的天幕⑤象塊手帕似地吹揚起來，而他就被裹進天幕里面——台上的小演員不見了。可是这陣暴風還沒停止，他就已經撥開了团团的幕

①“瞬(尸×レ順)” 眼睛轉動。 “一瞬千变”，是說事物变得很快。

②“勘(万马看)測、古古册)” 就是勘察和測量。 ③“砌(く丨气)” 用沙石修築道路。 ④“隆(カ×レ 尢)” 高的意思。 ⑤“天幕” 搭的帳棚。

布鑽了出來，又接着剛才的動作跳下去。等他跳完以後，司令員高興得跑到台上，把他高舉起來說：“這是個頑強的小鬼呀！”

其實他那時是很不喜歡被人叫做“小鬼”的，他時時覺着自己是個大人。他和大人一樣地走路（雖然大人被雪埋到腿肚子上的時候，他已經被雪埋到腰眼上了）；一樣地吃苦；甚至还帶着一種大人常有的莊重的表情。別的同志來幫助他，他就躲開；但是他卻爭着去幫助別的同志。

有位比他大些的女同志，他至今還清楚地記着她的名字：孫寶英。她被刺目的雪光燒壞了眼睛，一時什麼都看不見了——得了雪盲症。她感覺眼皮里面象是有些沙子，有時甚至痛得哭起來。他在每天行軍時，特別地照顧着她：叫她拉着他的衣角，叫她小心地一步步地往前走；告訴她哪兒是幾丈深的雪坑，哪兒是幾人高的冰柱；為了怕她看不見東西會心慌，還說給她听听哪里有只老鷹正在飛，哪里有只獐子跑過去了……。他還象政治指導員似地安慰着、鼓舞着她：“不要哭吧！看你眼淚都結成冰了，讓藏民看見會笑話我們的，我們是紅軍呀！你知道，我有兩個腳趾頭都凍掉了，可是我也沒哭過……”

後來孫寶英就天天牽着騾子的尾巴走，她的眼睛上包着一圈黑色的紗布。她這種眼病，據說只有吃牛肝或喝魚湯才能好，但在這種黑豌豆都填不飽肚子的时候，又哪兒去找牛肝和魚湯呢！有一次他把臉貼在冰面上，把手伸進冰洞里抓撈了半天，也沒有抓撈到一片魚鱗。他很想用手榴彈來炸，但那時的一枚手榴彈是多麼地珍貴，于是他把拉開了的弦子又塞了進去。

她眼上的紗布沒有解除，卻又發生了一種醫學上沒有適當名稱的“高原病”，紅血球和血色素都在急遽^㊸地增加，臉腫起來。在大部隊從一座雪山頂上往下翻滾的時候，她栽倒地上實在爬不起來了。她躺在雪地里哼哼^㊹着，天上洒下來的一球球雪花，象條白氈子似地把她蒙蓋起來。他奉了隊長的命令，連扶帶背地把她送到一頂藏胞住的帳篷里。一位藏族老婆婆，吹亮了已經熄滅的火屑，替他們熬起了酥油茶——她就這樣地被留在康藏了。他臨走時把他身上僅有的一些糌粑^㊺、面、藥片、銀元都留給她了。他

㊸“急遽(ㄐㄧˋㄓㄨˋ)” 很快的意思。 ㊹“哼哼(ㄏㄥˊㄏㄥˊ)” 病人感到

痛苦時鼻子發出的聲音。 ㊺“糌(ㄗㄢˋ)粑(ㄅㄚˊ)” 是西藏人的

主要食品。



圖 1. 小秦臨別對孫寶英說：“等我長大了，
毛主席就會領着我們回來的。”

記得他們分別時最後的一句話是：

“你們什麼時候回來呢？”

“等我長大了，毛主席就會領着我們回來的。”

他走的時候真流淚了，幸好沒有叫她看見。但她呢？她的眼睛被紗布蓋住了，看不出表情，但是他相信她會在這裡堅貞不屈[●]地生活下去——直到紅軍歸來的時候。

.....

秦師長輕輕地嘆了口氣，看見車門前的小圓鏡上，正照着自己的臉，下巴上還長着些幾天沒刮的

●“堅貞(せゝ偵)不屈(く口曲)”是說立場穩定，堅持到底，不向困難低頭。

短髭^㉑。他不由得用手摸了摸，心里縈繞着眷念和感嘆^㉒：“我們是回來了，只是不知道她住在哪里！”

秦師長這些零碎的回憶，隨着汽車外面的景物，在變幻^㉓着、飛跑着。這時地勢在漸漸地高起來，公路向蓋滿白雪的山頂上盤去。

二

突然，正在快跑的車子猛地煞住^㉔了，劇烈的震動把陷入沉思的秦師長和酣睡的警衛員驚醒過來：是怎么回事呢？

司機跳下了汽車，他一半埋怨一半解釋地說：

“誰會想到這塊地方會坍^㉕下，把公路全部堵死^㉖了，要不是我煞車煞得快，車頭早就跟這些石頭遭遇^㉗上了。”

秦師長和警衛員也跳下車來，看見坍下的地方象一堵被炸坍的城牆，橫梗^㉘在路的中央。無數塊長着蘚苔的巨石，倒壓在無數塊沾滿泥漿的碎石上

①“髭(下資)” 嘴上邊的鬍鬚。 ②“縈(ㄣ營)繞” 就是圍繞。

“心里縈繞着眷念和感嘆”，是說心里又挂念又感嘆。 ③“變幻

(ㄉㄨ換)” 不定的變化。 ④“煞(尸丫殺)住” 就是收住。

⑤“坍(ㄊㄢ攤)” 倒下來。 ⑥“堵(ㄉㄨ賭)死” 塞住。 ⑦“遭

遇” 碰到。 ⑧“梗(ㄍㄥ更)” 阻礙。

边，形成了一堆高大的斜坡。有些石块掉进了路边的深渊^㉑里，深渊里是一片漆黑，根本看不出下面是一片丛林呢？还是一道湍急^㉒的山沟水？

秦师长站在路旁的稀泥地里，手里来回搓着一块晶莹^㉓的小石子，身上却一动也不动。这段冬天劈开的公路，有些风化的石块，本来是很结实地冻在悬崖^㉔上；但天气变了，冰化开了，石块就一堆一堆地滚落下来。

急躁的司机，狠劲地踢掉了路边上的一块石头，却又牵动了上面很多的石块，骨碌碌^㉕地掉下来。警卫员发愁地说：

“师长，今天我们不走了吧？”

“明天也未必能走得成啊！”秦师长无可奈何地把那颗石子扔掉了。他知道工作是那样的多，任务是那样的紧急。多少同志，都在抬起头望着东面灰茫茫的雪山，假使上面有个黑点在飞速地移动，他们都会快活地猜想：“一定是师长坐着小车回来了。”可是现在这座找麻烦的大山，伸出了一只挡路的手，把

①“深渊(ㄣㄢ 怨)” 水深的地方。 ②“湍(ㄊㄨㄣ ㄢ 怨)”急” 水流得很急。 ③“晶莹(ㄣ ㄣ 营)” 光彩明亮的样子。 ④“悬崖(ㄊㄣ ㄣ 玄)崖(ㄣ ㄣ 牙)” 削直的山岩。 ⑤“骨碌碌(ㄅㄨ ㄣ 碌)碌” 物件转动的声音。

他扣留在这里了。修路的部隊都不在，养路的道班还没有建立起来，那末谁来清除掉这坍塌呢？撤下汽车，领着警衛員繞小路徒步走回去嗎？但那又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呢？

太陽疲倦地鑽進西山的坳口^㉑，从一塊嶙峋^㉒的怪石上，收回了最后的一抹余暉^㉓。天空中本來还浮着几片金色的云，現在它們的顏色也在慢慢地淡下去了。黑暗从深淵中擴展開來，把半掩在山腰上的几所平頂的房屋，也遮盖得越發模糊了。

他們就这样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中，來到了一家藏族人家的小屋前。屋門也許輕輕一推就能推開的，但警衛員仍然放下油布裹着的被套規矩地站住了。他扯起了一般稍異于漢音的嗓門喊：

“老鄉，我們是解放軍，請開開門啦！”

門開了，開門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妇女。她斜穿着一件羊皮褂子，長袖子空盪盪地垂下來，腰間束着一根藍色的布帶子。用紅头繩纏着的長辮子^㉔，盤在頭頂上，上面插着銀色的簪子和瑪瑙色^㉕的珠

①“坳(么凹)口” 低陷的地方。 ②“嶙(ㄌㄧㄣ ㄣ)峋(ㄊㄩㄣ ㄣ)” 山岩重疊的樣子。 ③“一抹(ㄇㄛ 末)余暉(ㄣㄨ 灰)” 是說一點點陽光。 ④“辮(ㄅㄢ 便)子” 編成的髮。 ⑤“瑪(ㄇㄚ 馬)瑙(ㄋㄠ 腦)色” 是紅白相間的色彩。

宝——这是最普通的藏族装束。她把几条驚起的牦牛^㉑，趕向槽边。

警衛員怕她不明來意，就用漢藏混雜的話解說着：“这条公路不好了，我們在这兒歇一歇好嗎？”——警衛員的藏語是不够高明的，他用得比較熟練的只有兩個詞彙：“好”或“不好”。

誰知道那位妇女，却用流暢的漢話回答了：

“啊！是解放軍同志，快請進來吧！”

她把門閉上，帶領他倆登着一根鋸齒形的独木梯，走到了平敞^㉒的屋頂上。然后她又推開边上的一扇小門，請他倆走進房間。

房間是用一根根木料釘成的，在秦師長看來，很象战争年代里常住的掩蔽部。这里面的陈設是簡單的。套着銅圈の木桶，放在一張矮桌上，这是背水用的。靠近木格子的窗边，鋪着很多的羊皮、豹皮和粗厚的毛氈，这是坐椅，又是睡榻^㉓。当中的一塊空处吊着一个瓦罐，罐里面的牛奶在沸騰。瓦罐下面牛糞和干柴在熊熊^㉔地燃燒着。

①“牦(ㄇㄠ毛)牛” 康藏高原的一种家畜，身上毛很長，可以驮东西走山路。

②“平敞(ㄆㄧㄠ場)” 平坦廣闊。

③“榻(ㄊㄚ踏)” 狹長

而低的床。

④“熊熊(ㄊㄩㄥ雄)” 火光旺盛的样子。

她讓秦師長坐定后，就从瓦罐里倒出了兩杯牛奶，又对上一些濃茶，撒上兩粒粗鹽，然后端到他的面前。秦師長借着閃爍①的火花，对她望了一望，看見那在暗处仍然發亮的眼睛，那兩片常常閉成一道橫綫的嘴唇，在这極其短暫的一瞬間，突然使他似乎回想起了什么。

靠牆的厚軟墊上，坐着一位藏族的壯漢，他正在專心地縫着一双皮靴，用一根粗大的鐵針，把一条紅布補綴到前幫②上去。秦師長進來時，在他肌肉丰满的臉上，展開了一个善意而又表示欢迎的笑容——大概他就是这家的男主人了。

“明天汽車未必能通过那道障碍物，說不定咱們还要在这兒‘休上几天假’呢！”秦師長用活潑而愉悅的声气說。但了解他的人是可以感觉得到隱藏在这声气中的焦慮情緒的。他的警衛員不但感觉到了，并且还愁悶地楞③住了。

“你們是在說：山上的石头坍下來，把公路堵死了嗎？”那位女主人正關心地听取着他們的每一句話。

①“閃爍(戸×乙說)” 火光閃动的样子。 ②“前幫” 前面的部分。

③“楞(カㄥ冷)” 呆。

“是啊！說不定還要在你們家多麻煩幾天哪！”警衛員代替他的首長帶着些歉意地回答。

“那真是盼都盼望不到啊！”女主人的臉上展開了一抹從心底湧上來的歡笑。她又往火里添了兩塊新柴，發出了“嘩嘩剝剝”的爆裂聲，一會兒火焰也就跟隨着歡躍起來。門外冷颼颼❶的夜風，正在輕輕地吹着口哨游逛，而這屋里的空氣却是越發地暖和了。

男主人已經把靴子縫好了，他把一對踏在雪地和冰層上也凍裂不了的双腳套了進去。立即站起來按照踢踏舞的節奏，“啪啪噠噠”地蹦了几下，然后又張開兩臂，象鷹似地轉了一個圓圈。他發出一聲開朗友愛的大笑聲，坐到了秦師長的近旁。別看乍一進來的時候，他端端正正地坐着一聲都沒有吭❷，原來却是一個非常愛動愛說的人呢！他硬把秦師長腳上的濕氈靴褪❸了下來，放到爆着火星的火邊烘烤❹着。他不斷地做着手式，說着走了腔調的漢話，有些意思秦師長是可以猜得懂的，如：“你們要不要吃一些東西？”“我是到前面運送軍糧剛回來。”“我叫你們

❶“冷颼(ㄊㄨ ㄨ ㄨ)颼”形容寒冷。

❷“吭(ㄏㄥ ㄉㄨ ㄉㄨ)”嘴里發出聲音。

❸“褪(ㄊㄨ ㄨ ㄨ)褪”脫下。

❹“烤(ㄎㄠ ㄨ ㄨ)”用火烘干。

同志到我的家里來耍耍，他們都沒有時間來。”“這次你來了，真是讓我和我的妻感到高興，這是我們一家人的幸福……。”

警衛員听得十分有味，他很慶幸碰到了這樣一家好客而健談的主人。于是自己也不由得要插上几句問話：

“軍隊和人民都是‘吉瑪熱’（一家人）。這位大嫂是漢族人嗎？”

“是啊！我不單是漢人，我還和你們一樣地當過兵呢！”

這位女主人第一句的回答是可以猜想得到的，但第二句的回答，却使警衛員大為驚異了：

“你在什麼軍隊里當過兵呢？”

“紅軍。”

女主人這兩個字說的很輕微；但聽起來却是這樣地响亮，滿含着激情，警衛員和秦師長驚訝了，他們被突然產生的敬愛和親切感抓住了，尤其感到震動的自然秦師長。他用緊迫的聲音問：

“你是在二十年前，紅軍路過這裡的時候留下的？”

“是啊！那是一場多倒霉的病啊！”女主人不單是

嘆息，簡直就是含着痛苦地說。“你知道留下的這段日子是多麼地難過啊！”

“是怎麼過的呢？”師長的聲音變得沉靜些，但也變得更加深切。

“我在草原上當過牧童，但是我這牧童也劫跑過馬步芳騎兵的馬匹；我在山溝里打過野獸，也用石頭打死過蔣介石的匪徒……。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他是幫了我不少忙的。”她以感激和蘊藏着愛情的眼睛，向那位聽得有些納悶的男主人注視了一下，又用音節明確的藏話對他重述了幾句。接着他也快樂地卷入談話了：

“在這後山的冰窩里，還凍着幾根白匪的骨頭呢！那骨頭上面也許有種特別的臭味，連山狼都不願意來嚼它。”

師長把燃得正旺的木柴，一根根地架立起來。他的心情是這樣複雜，以致他現在不想馬上說話。他靜默地聽着那位紅軍女戰士的述說：

“我住過野熊睡過的山穴，在沒有人到過的雪谷里餓暈過……。可是我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些實在都算不了什麼，我都可以熬，都可以忍。那時最叫我熬不了

●“蘊(ཡུ་ལྟ་)” 含着，藏着。

和忍不住的，就是紅軍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黨不知道離開我有多少遠，我覺着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比離開了組織、離開了黨更痛苦的了。這真是比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還要痛苦。”

突然，她發現自己已經滴下眼淚了，就急忙收住了感情奔騰的話語。稍稍停了片刻，她才較為平靜地問：

“同志，你什麼時候參加革命部隊的呢？”

“和你差不多的時間，在紅軍北上的時候。”師長就火邊取過了靴子，一面緩緩地意味深長地回答。

秦師長正要把左腳伸進那只干暖的長靴里去，忽然女主人的眼睛奇異地盯視着他的左腳——那只只剩下了三個腳趾頭的左腳。她用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抖動的聲音問：

“你參加紅軍的時候，當過宣傳隊員嗎？”

“是的，當過。”師長毫不遲疑地非常俐落●地回答；緊接着他又安詳地但也是極其激動地反問：“你還記得我們是在一個台子上跳過紅軍舞的嗎？”

“啊！你就是小秦，秦——”女主人幾乎就要叫出他的小名，但又馬上縮住了嘴。她感覺到對今天的

●“俐(为 | 利)落” 動作靈便，干脆。